

我算什么身份

◎乔健吾

我在填写一份表格时遇上了难题,表中有“身份”一栏,填写说明给出了N个选项,又规定只能作单项选择,这让我举棋不定。我再三思考,在社会上跌爬滚打这么多年,自己到底算个什么身份?

是农民吗?虽然,我一直住在农村,守着农田,对农业生产的土、肥、水、种、密、保、工、管这“八字宪法”也略知一二。直到2011年春,地方政府为打造“万顷良田”工程,进行大规模拆迁时,我还在自家麦田里打着农药呢!现在,我们还一直坚持在院前屋后见缝插针地长些蔬菜瓜果。但是,我又长期离乡不离土地在外上班,不能算是地地道道的农民!

是工人吗?我高中毕业以后,进了乡办厂,先后当过翻砂工、电焊工、车木工、炉前工、钳工。后来,我转行从事供销工作,天南海北跑了好些年,又去当会计,不再在一线从事生产劳动。而且我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或城镇集体工厂的员工,因此,我不能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!

是老师吗?虽然,我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乡村小学代课老师,后来担任了多年全区乡镇企业的会计辅导员,其间还被聘为县乡镇企业干部培训学校和县水产学校的兼职老师。现在还常常被人尊称“先生”或者“老师”。但是,我却并没有能够取得国家认可的教师资格证书。

是干部吗?虽然,学生时期倒是当了十多年的娃娃头班长,但是,参加工作后却与任何“长”字都无缘联姻。我虽先后当过通讯员、工业统计员、会计辅导员、建设管理员、党政办文员等,但是,直至退休也未能成为公务员。

是知识分子吗?虽然,我通过多年的自学考试和工作实践,也先后取得了中级和高级技术职称;还受兴趣爱好驱使,成为会计、科协、摄协、作协等学会和协会的会员。但是,至今我并没有能够取得人们认可的全日制学历证书。所以,我肯定不属于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!

是城市居民吗?虽然,我拆迁后也在市区分到了安置房,享受到城市的文明与福利,但是农村的风俗习惯,例如“四时八节”等,我们一点儿也没有丢呀!如今,甚至连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家庭住址仍然写着某某村某某组。

反观自己这一辈子,还真什么都不是,很难简明准确地界定自己是个什么身份。只觉得自己最缺的是“螺丝钉”的钻劲,但也有点“清凉油”和“伤湿解痛膏”的属性——可以随时随地用来抹一抹、贴一贴。

伟人当年曾经指出,要培养“有社会主义觉悟、有文化、有技术、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”。因此,劳动人民知识化就成为我们这一辈大多数人为了解决命运、改变现状,从小立志奔跑的方向。从青年到现在,一晃50多年过去了,我似乎一直走在“亦文亦武”“亦工亦农”“亦城亦乡”的道路上。

一切都已经过去啦!而今,还有必要在乎自己是什么身份吗?当下,倘若能成为一个常常自娱自乐、多多助人为乐、感悟知足常乐、保持健康快乐的老人,那就是妥妥的身份!



热烈

◎子穆

藿香情缘

◎陶建明

大暑天热气蒸腾,我摘下藿香叶洗净泡茶,白瓷杯中叶片翩跹起舞,温润的白、青翠的绿和清凉的香,营造了我夏日里安宁的心境。这藿香,不仅是一种植物,更是我与一位大姐情谊的见证。

今年仲春,老年大学同学、81岁的刘大姐告诉我,她新种植的藿香苗正适合移栽,欲送我两丛。正是瞌睡送枕头——求之不得。原来我老家宅子上有一丛藿香,前年请人打除草剂时,由于保护不当,枯萎了。刘大姐是个热心人,还为我讲解栽种方法。我喜上眉梢,感谢不尽。

为给藿香找个好的安身之地,我围绕老家宅基地转了几圈,最后选在房子东山头花池栽下。花池中间有一棵栀子树,南北两侧各有一棵雀舌,栀子树与雀舌之间有两处空地,我把两丛藿香栽下,正好将空白填补上。整个花池的布局更加丰满,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新栽的藿香浇上两次水就成活了。此后,我每次回老家,首先去花池细心观察藿香的长势,给它浇水施肥、为它松土培土。今年的梅雨

似乎失去了往年的耐心,不再是长篇大论,有些敷衍,几天的阵雨过后,太阳正常出勤。晨光下,藿香绿叶尖上挂着露珠,像女子调皮地伸出舌头舔水珠。藿香不负我和刘大姐所望(她见面会问长势,传授种养经验),不长时间就枝繁叶茂、鲜嫩欲滴,微风中,碧绿肥厚的叶子轻轻摆动,仿佛是对我回来表示出兴奋和欢迎!

我有时掐下嫩叶带回城做藿香饼。盆里打上几个鸡蛋,舀几勺面粉,放入揉碎的藿香叶,加水拌匀了,在油锅里摊成薄薄的饼,青黄交融、油润光亮,送入口中,顿觉齿颊生香,丝丝缕缕的清香游走味蕾、婉转在口舌间,让我夏日食欲倍增。

藿香茶是粗茶,我很喜欢喝。夏天回老家,我总会掐一把叶子,洗净沥干,泡上满满一大碗,晾凉喝。泡在碗里的藿香,开始是绿莹莹的,慢慢有些鹅黄,白瓷映衬,绿叶相互依偎,上下浮沉,虽是土物,倒有几分玲珑相,诗意绵绵。劳动得汗流浹背,进屋捧起大碗咕咚咕咚喝上几大口,既解渴又解乏,就像暑夜在场地乘凉,一阵好风掠过

庄稼地晃头盖脸吹来,让人凉爽舒适、心旷神怡。

一个暑天下午,回去看到烈日下的藿香无精打采,耷拉着脑袋,疲乏的叶子微卷着,显然严重缺少水分。我十分心痛,自愧没有尽到责任。傍晚,我从河里提水,一瓢一瓢耐心地往藿香根部浇灌,让它喝个够;然后又往叶子上洒水,洗去几天的炎热和灰尘。藿香很快枝展叶伸,恢复了活力。晚风吹来,它精神抖擞,枝摇叶动,仿佛是对我的照料称心如意,表达出由衷的谢意!

入秋了,藿香渐渐披黄,新出叶片变得瘦小,逐步适应秋天气候,换了一种新的姿态,仍然生机勃勃。主梗或侧梗上擎起圆筒形的花穗,上面密集着籽粒样的绿蓓蕾,有的已开出白或淡紫色的小花,散发着阵阵幽香。花间也很热闹,蚂蚁爬上爬下不停地忙碌着,蜜蜂飞来飞去忙着采蜜,蝴蝶也赶来凑热闹,围绕藿香丛翩翩起舞。

今年夏天格外热,高温天数多,是历史上少有的。得刘大姐的指导,我用心用情栽培藿香,和它们一起安然度夏。

母亲与她的责任田

◎崔立

母亲一直说她天生就是个劳碌命,这辈子是轻松不了了。

我家生活的小镇上,厂子没几家,效益也都一般,工作更是时断时续的。母亲偶尔会去上几天班,更多的时候,是在责任田里忙。

父亲平时忙开车,爷爷奶奶走得又早。家里的三五亩责任田,就都归母亲一个人打理。闲时倒还好,最多母亲去田里拔拔野草、打打药水、施施农肥。忙的是收获的季节,地里要割稻,母亲都是一柄镰刀一把一把地割下来的,然后用劳动车把一捆捆的稻谷往家里拉,最后用脱粒机来脱粒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忙。忙完,母亲总累得要休息好几天才能缓过劲来。当然,母亲的抱怨也是少不了的。

早些年是这样,后来有了收割

机,母亲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一大片稻田,一辆收割机开过去,用不了半小时,“唰唰唰”地完事了。可第二年,母亲却怎么也不肯用收割机割稻了,还推说用收割机收割太浪费稻草,引火烧饭都不够了。

母亲去割了稻,一镰刀一镰刀地。母亲割得兴致勃勃、精神抖擞。割完稻,母亲一如以前那样累了好几天。可这一次,母亲居然没了怨言。

这几年推行大片植林计划,责任田变成树林,而且凡是愿意把责任田上交用作绿化的,每年都会有一定补助。父亲开车的收入还可以,也不在乎种地那点钱。而且,不种地还能有钱拿,那不是很好吗?母亲却不肯。后来,村干部、生产队干部天天来我家找我妈做工作,连着做了一个星

期,母亲终于勉强同意了。

没了责任田,尽管人变轻松了,母亲似乎并不快乐。偶尔,母亲还会在我们说话的间隙若有所思地插上一句:“不知道地里怎么样了?”一说,母亲就收了口。她想起了,她已经没了。

母亲和地似乎结下了太深的情结。特别是在往年农忙那几天,母亲在家里显得特别不自在。憋了好几天,母亲说:“不行,我要到地里去看看。”我们说地已经没了,她说没事,就去那片看看。

母亲去了半下午,眼看天要黑了,还没回。我就去找。快到原来我家的责任田时,我就发现好像有人躺在那边。走近一看,天哪,竟是母亲,她居然躺在一小块空地上睡着了……